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師友問答七

答范景仁論樂第三書　　司馬温公

九月二十一日光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大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之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豪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說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為一分就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

古之謬法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乎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以從生所得之書又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其衆曾莫悟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況長也且生欲以黍實管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是律反生於度也為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其數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而生邪夫度量權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而可

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
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西器皆亡不取於黍將
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
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執之莫
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庶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
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今舍此取彼將何擇焉景仁
曰古者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豪此
四釐六豪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
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
數者患其空積忽微之太煩則上下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
言耳四釐六豪不及千分之一分故弃之也又管律至小而黍粒体圓
其中豈無負戴掩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
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空中以爲九寸就取其三分以爲空徑
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

校之則合矣。君從生言度法亦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黄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一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以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生之所謂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劉元之仲吕耶？若開元之仲吕耶？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豈昔之樂？庸工所爲，豈能只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光豁然明白，則莫不斂衽服義，豈敢徒爲此譊譊也。不宣

答范景仁第二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再爲書以干聰明，冒瀆

祝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
名而我難問不置得无罪於景仁乎既又自解曰景仁惟義之
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耶日得所示書狀後釋然知不我罪
而猶教我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強辭拒
之此所以憒憒不得默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遵羣公之
議而下与四士合且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肯效
景仁在道上同以求容哉顧所論如何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
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猶不受也若以爲彼貴又
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
所不為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
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
於度也景仁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
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
不知斉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斉之正者果誰邪又曰徒知

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殊律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之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昔古之神瞽雖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應之法制爲律呂无忽微之差乃黃帝之律呂也夫真黍不難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无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謂與黃帝同亦以僕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柱而浴若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然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若欲立論求是若要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大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変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无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從已而往返不已也不宜光再拜

答范景仁第三書

光啓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定西湖浮渠求登香某樓望嶽山迎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源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鬴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詣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切不自揆敢盡其所聞可以養生及治樂之道薦于左右辟猶嘉穀既植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廈既構必使匠工從而礱斲之然後克成其將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嘗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生死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旨嘗敢私出鄙意而為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

粟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誣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令成子惰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至矣大矣死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太過與不及而有之陰陽風雨晦冥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煖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莫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虫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疾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于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亦在彼

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
禮則失中失中則夭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
用此道也彼素問病源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爲
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
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救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謂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
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
其心和常若聖人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
之臨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
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
所以爲用也及周室既衰禮壞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
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濩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
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簡
牘以憶度古法牽于文義拘于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

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聲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
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禮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
得而知如漢制者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
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
文既不可得而覩聞矣盍亦反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以斯
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
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
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

光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勉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派尋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体如此則工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源豈可捐周驕漢儒甚鑿矣景仁以為如何哉抑氣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而光狂簡小子輒春音及之是宜得謗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然以為僭不以為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不宣

答范景仁第五書

光啓光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迹中書稟嘗得蓋二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忘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守和者學者之所難而忝宗謂光心

未嘗太平齊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
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嘗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
庚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辟如万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明
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敢而及之邪向所以薦于左右者欲
為處京一邑勉共亭之耳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為酒
所困敢于耳敢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
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准量此所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
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改更多
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
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以多取人金
乎自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歟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
貪心何所得乎此則衆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
恐亦倨今之尺与權衡言之耳唐自安史之乱雅樂器什不
一存迷炊黃巢蕩无孑遺有劉盈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鎛鐘

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也巳中黄則是太常鎛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龠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驗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邪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之盡向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央也不宣

荅范景仁第六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二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情慢也來書王龠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鐘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向者互相攻難聊自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强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胸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

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且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勸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柰示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也夫中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虫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爲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澆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万物汝何得用之澆路如此則可乎文玄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獲充詘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与德捨中和能爲之乎文玄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

所願者欲景仁舉措去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甚於飢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復言之何嘵嘵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以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强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説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毫若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向者所紛紛辯論何敢忘之但求其意不求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源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收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

答范景仁第七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景况氣体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攻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益

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肯伏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所得哉豈可徒恃無窮之辯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大氣頗涼謹護自愛而已不宣

荅范景仁第八書

光啓六月中於夢得處遞辱所書冒暑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遲之必知其非疎怠也光与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腸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求亦云光与胡阮前非李照今復主之光皇祐中所上聞者止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為景

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黄帝時尺恐不能盡合於音律高下哀樂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耶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訛舛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洛乎沂十月五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去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斷則與景仁之意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為治國之大術不可偏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邪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權衡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者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久不厭光之説光豈敢久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

則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率昭然皆失其位使一人復生於今日覩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之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更以論樂相示光亦不敢對也不宣

答溫公論樂第一書　　范忠文公

九月二十一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慨然而惺曰鎮得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滿中宜獲決於朋友也既讀書見辯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房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房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書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辭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邪必以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

大不然鎮豈可覩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斑也豈可逆謂其覩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若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新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亦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若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也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

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而可推也者是也又以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原本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慮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豈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參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去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且律呂之用天地精微陰陽殊致尺不能檃括不可差其秒忽至使鄭衆成以餘分離爲數率筭其分寸更明注解豈有三分之内剩此秒毫六毫弃而不取哉又言律管至小而黍粒大併實其中豈無有或虧其空之處欲盡實其然忽不差邪者此足以見君實大不究律呂聲音之甚也設使空徑只取三分更無剩秒毫六毫其容纔一千二百黍任使撼滿溢餘一百七十更無所容若要所容則長長爲一寸三八分強方始容受曾不知其聲已展下三律矣

漢書言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
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斛尺與量未必具也如欲知
黍之量與尺合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
于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兼用其餘若以生
於一千二百黍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於施權衡則曰黃鍾之重
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其實皆 一千二
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
量邪又云燕言太常樂太高且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
果何聲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
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
方響與笛量裝之樂庸工所為不然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
古今樂器之名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
得真黍用無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
真唐之開元之去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

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聲六豪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剝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大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賴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諓諓也

答司馬温公第二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耶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爲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實何盍而憒憒不得默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複者其言無幾耳君實之辯義理於此而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盡者何其辯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爲古者

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領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見之矣不復言也君實去今樂之大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黄鍾以為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何哉先律也古者以律而考声也書曰律和声周礼曰執同律以聽軍声是也前書見之矣不復書也君實言鎮去用黍之法則黄帝之伶呂以為棄黍之智与黄帝伶者非世今農夫治田來牟菽粟黍稷稻粱以時而布之或耘之或耔之或先種而後斂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后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庖人鑽耒取火承以東甑備以新烹治鳥獸之孱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庖人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

腹背腸胃受病之處而療之有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之智果神農乎然則君實之於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爲鎮不熟察君實之書尚有條目乎幸一一賜示

答司馬溫公第三書

辱書言孝王記及劉歆所鑄斛斗考閒病源不可不復切以謂舜巡而吾則同律尺量權孔子言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將以爲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〻必有其以考其和此樂所由作也周之衰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爲而不稟於律也然終不能作樂止用舊累然唐之世亢亦敗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存之法遂以付呂紹與鍾大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然卒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昭胡瑗所鑄銅律晉和御前然卒非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尺同其律文懸古樂而鐘磬縱大然是樂與律自相不相胡瑗之樂君

實辭知之此不復去前歲議樂按視太常鎛鍾皆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爲然最大者今爲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故之正差五律而前後言者相併雜業經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簇商聲宋之京所謂君實寄於自實是也是大不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白新撰譜爲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若工記出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其亦於三書深疑之近因聽徽敎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深竊以爲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愉問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爲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完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陝燕首無勤者中書同入洛幸也劉庾公論極佳此誠非學人之所能到歟素問專主於醫非皇帝莫能爲者其末至頼昌已再讀矣須

有所得根據之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為翻覆若君實不倦亦不可忽蓋尊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救曉翻所製銅尺則然亦不可錯亦待公心不宣某再拜

答司馬溫公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喜承体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文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氣未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頗切恐所用之醫如所議之樂西醫為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禮欲其書不若虞書之典雅周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也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處四方此三物者不與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下考而齊一之安得謂不待此以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為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為林鍾長寸律皆圍九分黃鍾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鍾得

四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叶比乃猶律之一坐以為天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重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討三分二之大此蓋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耶以所制考大常鎛鍾未位者大者乃應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鐘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短長也猶鬴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徑三分至鬴之方尺圓其外之百三万六千八百分斛之方尺圜其外庣旁九釐五豪之百六十二分分皆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鍾頭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朝先生律圍十分三釐八豪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五豪者一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協比也黃鍾之律短也黃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漢斛鎮

權後世樂律君實爲執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答司馬溫公第五書

損後來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皆非爲一身除病而欲焚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鎮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爲三分之大自魏晉至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斂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二漢十五秦大半皆大斂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文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爲一斛百三十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由是也其數與聲與尺

與權衡皆異示於律獨重為不異必有自來矣然不見於書所以決
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
求此而能究先儒之誤乃玄未甚解斛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
深於算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又量則後然無疑矣未信耶
大者曰林鐘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鐘位也非有七律子位中
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
謬矣太常所鑄鐘恐非盈孫所寫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彼之
說有大小輕重之法乎故去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年議論不
決特以漢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之誤也更詳
思之不宣

答司馬溫公第六書

君實示諭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在天為中和在人為中和
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
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

敎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尚一
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
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朋孔孟
之道者家至而欲天地位万物育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子路曰
前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收續附三篇
皆前議闕者幸詳覽焉

答司馬温公第十一書

以律生尺黄帝之法也以尺生律孫豈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
也邑又謂鍋律為鋼箭君實以邑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見既
鎮報以黄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邪豈非佐彼之缺而友
彼之非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
得礼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于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
得礼樂以教訓之則為善良為賢才矣不得礼樂則遂為惡人
不可遽革者也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要須見在位設施之何如

鎮以所有以所是奏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遠微實是二説
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辯雄也

答司馬溫公第八書

鎮與君實議樂前後幾万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耳其餘則汎引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鎮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尺律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略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尔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察豈不能知謂銅律天為銅龠尺黃鍾万聲根本尺量權衡之所重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逮今千餘年先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書示黃黑

皇主於溫酸苦性辛鹹主於飽謂為其欲乎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哉則君實讜議並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特因約石宗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且云必有伶倫后夔師曠始能知之莫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死律也書六律和聲礼以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得六律不能調五聲故知三人者在亦不能知之死律故也君實云示論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若為然何者為否請一一疏示當為修改其謂太府尺為黃帝時尺者李照之律尚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尚三律二是所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黃帝時尺以黃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皆有損益其聲和而為古樂合以為龠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

與周官漢斛銘並同則是審聲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大太府權衡皆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至於今若謂隋唐之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之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為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以及五帝而上至黃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復命

與司馬溫公第九書

近奉書并樂論叩台陳達切以古聖人之言禮樂如此其切至者以其奉天地社稷宗廟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不可損益也自數年來用李照樂以太簇為黃鍾則是商為宮宮為商臣為君也為人臣者聞是而其心可安乎一時亦不可過矣先帝時鎮屢言之至今更數年未見施行不知以為如何忍留而至於此或者去今非議樂時將來大行郊引奏嚴鹵簿鼓吹皆用此聲不可不慮不向時手書往來以代識然況足下方居位天地育萬物之職不可復去以俟來世以俟後人鎮特念者此

無以奉神不勝狠倒之至

與司馬温公第十書

八月二十三日鎮頓首示諭天下之責四面輻湊信然非獨君實謂然鎮亦謂然自朝廷議樂迨今衆年至嘉識人不用京南足下職礼樂而自謂滅人無乃不可乎又云以俟後世君子譬諸病人求醫醫者大請俟後世之名醫則如之何今樂之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可謂病者而職礼樂者乃云以俟后世君子是太遼緩也但以參照律為鍾磬絲管呼太常樂工而面質之則皎然在前矣又云此非議樂時太行鼓引函衢奏敵歡皆用此聲不可不慮鎮鑿則言參照律是而樂非既已効驗今經宜少加信察不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

書

師友問答八

答司馬温公書　　范忠文公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鎮以為中者對外而為言者也君實曰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諸德也非形也鎮以為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内皆中也若不近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名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鎮又以為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文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終當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

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君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默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他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得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大小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

宄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使爲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致而皆中節也經曰惟至誠惟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爲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而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倚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爲天之用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立天下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歟故曰明

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答韓求仁書　　臨川先生

某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耳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耳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兎罝之人遠至于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係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耳所謂大雅小雅者詩之序故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

此文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如此而已凡序言刺其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也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者刺先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耳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子序所謂哀

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洛王齊王而已非
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齊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
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
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
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自同
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
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
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
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
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耳
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
上帝居歆耳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
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

則燕撰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耳蓋所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成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詩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是也意誠而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及已恕足以及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謂以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及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体而微所謂美人

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至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志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據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者依乎仁而已禮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禮義

智信者其說盖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体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礼楊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盖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盖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攷也無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則流澤尽澤尽則服尽而尊親之礼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

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攷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賄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法制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

所傳追思之未甞不愧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博之益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與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智辱問皆不果荅亦與有以亮之

荅王補之書　梅直講

辱書及文編書辭見所以來臨之意推道頃所注孫子并所爲詩皆少時習尚狂漫徒欲以致功名於當時者不謂誤爲人知傳在耳目非純儒之事今以爲愧也適觀足下十篇之作深厚詣道究古人之所不及發前史之所未及其至乎至者矣前日在歐陽永叔坐中已嘗覧足下之文相与歎激理意之高遠思二十年時所見文章始去對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則謂之能文豈在識道理要趨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當其時可謂傑出矣況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奧學若曾子固蘇軾之徒又不可擬議是過於唐元和之人雖甚元稱者韓退之

耳退之於今可以當吾永叔其李翺皇甫湜柳子厚未能當吾永叔之門人也足下亦在其門人之列僕生於是時得徧識而徧覩其進退道德亦以樂也又遊從於其間爲幸何如雖智不逮不敢退避庶幾附光潤期有聞於後世耳足下試詳僕吾是歟他日異更來尚足下面論茲以合勸勸之心

答雷太簡書　老泉先生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敎以東行旌詔旅屬郡有符亦以此覺遣承命自奐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固非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切覩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足以自取於一世向若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之閑居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

以爲可進而進之若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否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後不信秖以爲笑又居閒處終歲幸無事聊爲州郡所敦遣從益不樂耳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答安師孟書　東坡先生

辱書爲賜過辱吾子自以英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向也聞七子者之失戚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答舒煥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盡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官守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尒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謾荒唐無實獨得虛名者所能敵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美矣豈易動鄙偃相如高談馳騖不顧其竇若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為樂未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疏闊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万万以時自重不宣

答李端叔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于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

氣譬之候虫時鳥自鳴而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
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与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
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幾
免矣足下又復剏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
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
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
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
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万万節哀強食不次

答秦太虛書　　東坡先生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
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
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乳母悼念未衰又得

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復可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也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日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切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辱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

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

[illegible]一笑也子敬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見否此中有黄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与太虛相識見子敬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令匆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万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被微酒書不成字不罪不宣軾再拜

答畢仲舉書　　東坡先生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頑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辱記録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号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耶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安龍學志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黄州瀕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

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与於物所示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者以自鋤治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談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邪為出死生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 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

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答李昭玘書

東坡先生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放廢平生不相識而相問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序起居何似軾家居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无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游從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

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曾直既發露藥[illegible]
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
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偃蹇未有所得也
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
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在左右想遂琢磨成其
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
暇此為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
老若不自作昔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
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答李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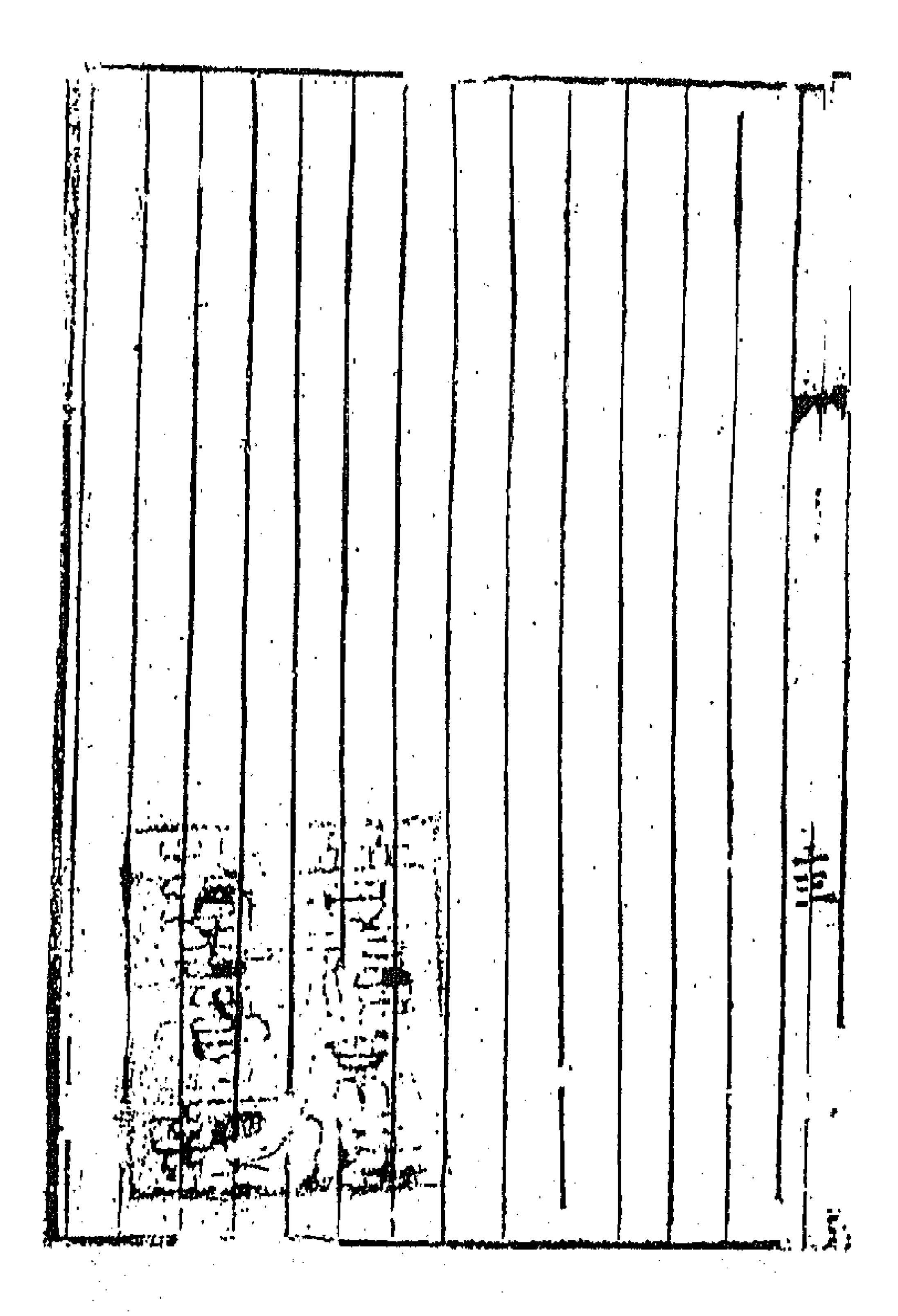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途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
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
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
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

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漂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諫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説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欲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禍甚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与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与游者元章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錄寫又以見足下所与游者皆好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

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志於礼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爲辱見厚不敢不盡以來意伏惟卹哀自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



書

師友問答九

答張文潛書　　東坡先生　二之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別久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也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于民之所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万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覼縷

答虔州俞括奉議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矣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

蕭然欲訴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足為君所當損益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以示人也餘冀面謝不宣軾再拜

答王庠書　東坡先生

軾啟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盖万餘里矣罪廢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蹈涉万里比其還家幾尽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相属於前

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所不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須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産祿猶几上肉但將相調和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

務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惟万万自重而已人還謹奉

手啓少謝万一不宣

答湖州吳秀才書　　東坡先生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与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問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眞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示約也手書甚長書稱道過實要之粲然所論孟揚荀韓諸子皆有理詞氣偉然又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

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然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冒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謝過虔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汛掃身心澡瀹神氣亢然亦補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再賚其函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万万自愛

答謝民師書　東坡先生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

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耳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彫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彫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彫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

即去愈遠惟力力以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答黃庭堅書　潁濱先生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人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无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无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

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李昭玘書　　潁濱先生

轍啟女壻王君適自徐還蒙答承賜以長書見伏讀喟然歎息以為諭自惟愚拙加以罪廢早時李問捐棄不講譬如農夫畦敗雨草棘狼藉衰惰惟日時荷耘鉏之勤欲從容遊於其間而亦愧然自嫌不敢置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欲廣大物雖新偉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无豈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偉麗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李中逾年稍知日趣所詣盡耽閱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奈其故源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厚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啟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答呂吉甫書　　廣陵先生

令頓首吉甫閣下辱教猶厚其所推望期我於君子今乃鄙暗何能及是乎雖然事固有不能不容默默今以謂今之庠序非古之庠序惟章句是程苟得利者是學自夜講之哉希而不禍仁義也必由今之法度則不待自信之士不由今之法度惟古義是陳則不有問者豈言之何哉不有聽者豈學之何哉學古之人所以教者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孔子豈不欲盡聞其道哉勢不可耳以謂不若是則人非自得之非自得之則資之不深資之不深則居之不安今觀近世之士固有力學矣惟其志意不安於所聞行義不由於道其弊在學之不明知而不信學之不明惑也夫何言哉知而不信者由口言之而耳聽之其思不至乎心故也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況欲聚衆求之人告以其所爲之行耶其不聽也必矣假有聽之者君子其告之若是乎今欲以今之庠序

有德者所不居不及德則不敢居然則之所言蓋推明今之所
同異有德者之為不為耳皆不為不肖哉也前日至務州有以
其拒府命告之者令怵惕以驚知非其所居也但促以慙既不
得已輒以是告之自以不肖之辜慕于古人者當如是敢最進
退於其間也夫世之公卿大夫不謀道德也久矣今漸公信賢
不知今之不肖欲拔之於民衆之編所公卿之勢而以礼加之
此乃不苟然者蓋有意於道德也今亦以謂之過以古人望我
哉且不及見苟以世人容悅之道報之不盡其所言切以謂不
忠因自進其區區不謂其傳乃爾也今之不肖不足以信於人
久矣彼以其所聞之異故譏也夫以无足信之言告不信之人
傳所譏異之語宜復于上者矣今之心也古甫觀今平日之言
豈不然乎詩非法言焉孔子弟子不為詩今語豈有之但傳者
失今之意耳夫七十子之於仲尼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彼方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何暇以作詩為事乎后世學聖人者取其

文字而學之數百年其說漫漫以失其源而遂其言譽其華巧
不取其實士之捨道德而爭以文字為學也今切悲之因其間
而及此耳夫古詩之在者三百皆聖人因人言而存者謂其道
有在乎是者故不廢也孔子嘗言曰作是詩者其知道則其他
有不及道者矣故其用於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用是而近之事父則不悖遠之事君則知義夫學固多術矣欲
為大人者學為大人欲為善人者學為善人何謂大人之學非
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德行不行口无擇言身無擇行者
也何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古詩之得聖人之道者
多矣其有不合於聖人者嘗必乎欲其懲惡之所存要歸于善則
其作於善人者多矣豈容況擇乎士之學孔子乃知尽信其言
而不擇推古之為者以為道而教後世乃大放於言以馳騁其
末嘗聞此其奔淫靡麗之為其間雖有不正者吾恐楊子所謂
風一而勸百壯夫固不為也蓋孔子曰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

已矣如世之作詩者能無苟乎今故廣孔子之意以謂存詩所以載道而不作今世之詩未必不爲道也何以言之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古人之所以學也施之於古詩不可耶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學固自有約也夫孔子之言傳于今者蓋然其詩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亦不思室是遠而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故曰學者豈可執詩以不信乎因吉甫之問復自陳其不肖試一思之四亦其末也不宜令再拜

答張橫渠書　明道先生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

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
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
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
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
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与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
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
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
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

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不宣

答楊時論西銘書　伊川先生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

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張橫渠先生書　伊川先生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識以所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虛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少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躯不能周悉

答朱長文書　伊川先生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詞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

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若不如是誠愧吾前
無聞焉此爲學之案宜見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讀書中之誤敢錄去此疑未得宗爲至當之言也甚者
朋友間其間不切者未嘗輙喜也以兄今下處孩卒与人接遇閭
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大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句之
云無多爲文与詩者非止爲傷志與氣也直以不當撰探耳堅
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
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
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畜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
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
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
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
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道乃聖賢事

業何得爲學之末乎其何敢以此塞責文言欲使后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非乃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加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授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子者嘗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妄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詳改勿詳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論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